目　录

政治风云

毛主席在清水塘的生活片断……梁宜苏（3）
滕代远在长沙近郊区的几次脱险……郊委党史办（9）
近郊农民复仇队三次袭击九峰镇团防局
……郊委党史办（11）
靳江河武工队……于绍楠（13）
义胆忠心龙子安……涂华生（17）

回忆录

我在长沙郊区的革命活动……赵连生（19）
十年战斗迎解放……钟昌前（30）
回忆父亲饶省三……饶擎宇（41）
两岸深情　一心爱国
——忆双亲周可均　古谷清子
……周静思（45）
撤出"音专"以后……朱　芳（4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卫史话

抗日烽火下的一簇奇花
——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纪实
……李文湘 张若曦 李炎坤 (52)
追述私立咸嘉小学……胡重午 (78)
附，难忘的咸嘉母校……李炎坤 (87)

经济史料

长沙市乳牛事业发展概况……成少秋 (92)
河西园茶……罗立德 (97)

乡土风情

盐龙寺与四和尚……萧金铃 (99)
朱家花园与新河……陈登甲供稿(103)
陈海鹏倡建五里堤　饲养新河鸭……易建纯供稿(105)

编后……编　者(106)
长沙市郊区文化遗存照片及说明
……朱赞时　沈志欢（封二、封三）
尾花……涂华生

政治风云

毛主席在清水塘的生活片断

离休干部　梁宜苏

长沙清水塘革命纪念馆，是当年毛主席和夫人杨开慧同志的住宅，也是中国共产党湘区党委的办公地址。毛主席和杨开慧住在这里时，他们曾从事过许多革命活动，湘区党委的许多同志都来过这里；易礼容、滕代远等同志也在这里住过。现在，这里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革命纪念地之一。关于毛主席的早期革命活动，李锐同志已写过专著介绍，这里用不着赘述。

解放后，李锐同志为了搜集毛主席早期革命活动的资料，曾派我到韶山作过采访调查；后来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统战部联合邀集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以前的一些老同志举行座谈会，回忆毛主席和湘区党委以及大革命时期的党的活动，我协助李锐同志工作、参加了座谈会。我有缘得识王淑兰（毛泽民同志爱人，童养媳）、毛月秋、邹祖培（都是当年韶山支部党员）、蒋兆骥、廖如愿(都是大革命时期党员)、陈书农（新民学会会员）、宿纯宦（毛主席一师同学）、任树明（任树德烈士弟弟，当年泥木工人）等老同志；也分别访问了王季范（毛主席的姨表兄）、毛禹居（毛主席的堂兄）、李漱清（当年毛主席所敬重的进步小学教师、烈士李

耿侯的父亲）、杨明轩（当年韶山的进步人士）、邹春庭（毛主席在清水塘时的老家人）、陶树清（毛主席住清水塘的房主）和易礼容等老同志。解放以前，我在清水塘一带住过两年多，对那里的环境也比较熟悉。这里，我就有关毛主席在清水塘生活片断记叙如下：

一九二〇年冬，毛主席在城南一师附小当主事（即校长），他和杨开慧结了婚，住在沙河街天鹅塘旭鸣里四号。他们的结婚很简单，没有举行婚礼，只向学校的同事们宣布了一下，把两个人的被盖搬在一起就成了家。同事们来道贺，他们不接受送礼，也不设宴请客，只摆了一些茶点招待。因此，大家都说他们是新式结婚，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封建旧式婚礼的老一套。毛、杨结婚以后，就向长沙一个商人陶树清租了一栋房子，是小吴门外城郊清水塘二十二号。这栋房子还刚刚建成，陶家因在城里经商，房子空着，就出租了。解放初期，我去采访过陶树清老人，他说那时毛主席已开始了革命活动。为了保守革命机密，他选择了距一师附小很远而僻静的清水塘；在租赁房屋时立了佃约，佃约上不是用毛泽东的名字，而是“毛石山”。照一般佃房常规付给押金佃钱。

毛主席在佃约上为什么要用“毛石山”的名字呢？当时在反动军阀政府统治下进行革命活动，不能不保守秘密，这是主要原因。而“毛石山”却也是毛主席小时候的乳名，他母亲毛文氏总是叫他“石山伢子”。相传毛主席诞生时，母亲有“梦日入怀”之兆；同时，其祖父毛翼臣公也有“金甲天神升堂上座”之梦。因而根据世俗封建迷信之说，此是大富大贵之命，各种妖魔鬼怪都是畏惧而妒忌的，它们必然会

进行暗害。因此，他一定要找一个“大神”来“保佑”，镇住妖魔不敢加害，才能顺利长大成人。于是毛文氏就把毛主席拜寄给韶山的大石山作干儿，请大石山来“保佑”，从此也就叫他为“石山伢子”。事情虽然荒诞无稽，但可以从这里体会到母爱之于子是无微不至的。而毛主席对母亲也很孝顺，感情至深。所以他有时也就以“毛石山”作自己的名字。

毛主席迁居到这里，周围是一片菜地。虽然清水塘的住宅门牌已有二十多号，但各栋房屋并不相连，都是稀稀落落地散布在菜园各处。这里座落在小吴门外郊区，有一条小路可通，距小吴门约二华里。沿小路走来，要经过上下相连的大小两口水塘边。塘的上头有一条小水沟，沿杜家山至袁家岭的起伏丘陵（现烈士公园经省政协至军区一带）的山脚而下，涓涓流水，注入到水塘中。因为是源头活水，所以塘水清澈，游鱼可数，故名清水塘。塘岸的小路旁，有杨柳数株，随风摆舞，似在迎送过往行人。

这里当时是僻静的。住屋座落在南、西、北三面菜圃之中，东面倚丘陵起伏之麓，有一条小路可通袁家岭。房屋是一栋木架结构的木壁瓦房，门窗有木格子构成的图案，冬天用亮皮纸糊着御寒。房的四周有砖砌围墙，头门也是木架结构，开向东方，与厅堂成直角。厅堂之前有块小坪，靠墙处有水井一口，生活饮用，汲水方便。出得头门，门前是一小块高低不平的草地，连接着前面的小丘山麓，那里葬有两家清代官吏之墓。墓不很大，但也有麻石制作的墓圈墓碑。墓上生着小草，小路从草地和墓葬旁边经过，通向袁家岭。

毛主席一家住在这里时，杨开慧烈士的妈妈住在这里，他们的长子毛岸英同志是在这里出生的。毛泽民、毛泽覃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弟在这里住过，杨开慧的同学戴本毓也在这里住过。戴离开后，曾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上写过回忆文章，她怀念这里两口澄静如镜的清水塘。

那时，毛主席夫妇住在这里，正是中共湘区党委成立前后。毛主席与何叔衡、蔡和森、谢觉哉等同志在这里筹建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湖南支部及湘区党委；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李立三、刘少奇、易礼容等同志领导过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等工人运动，取得胜利，成立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在知识分子中，毛主席也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附设有补习学校，用以提高工人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文化知识。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团的组织活动，在都正街创办了青年图书馆。当时，杨开慧是毛主席的贤内助。他们一家，除了有邹香庭为其跑街、送信等外勤而外，一切家庭事务和哺育孩子的劳动，都由杨开慧和她母亲操劳。杨还要经常去都正街青年图书馆主持工作。

毛泽民、毛泽覃同志是怎样来长沙读书、参加革命活动的呢？当毛主席的父母先后逝世后，毛主席在外读书、作事，家里的财产事务，就由其大弟弟毛泽民当家。毛泽民同志是善于理财的，乡人都称他有“乃父之风”。他将家里的田产钱财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仅没有亏损，而且有所增益。毛主席在长沙结了婚，又在清水塘佃了房子安了家，就专程回到韶山老家来，作弟弟们的思想工作。他劝弟弟出外求学，不要在家经管家产，在经济上打小算盘。当时，毛泽民同志回答说：“我们出去读书，家里田产由谁来管？”毛主席说：“可以佃给老实农民，就由他来代管，他会管理得

好好的。我们的租谷也可以少收一点，作为代管的报酬。”毛泽民说：“他管理得好，我们却少收了一些，我家哪里有钱用呢？”毛主席说：“你读了书，可以在外面作事，还要那些钱干什么？”毛泽民说：“不是我要钱，是这个世界要钱。我去湘潭买布买盐要钱，吃饭住客栈要钱；回来过银田寺打中伙要钱；连在如意亭店子里喝杯茶也要茶钱呢！”毛主席说：“你读了书，将来懂得许多道理，有了本事，使全国人民都生财有道，大家富了，你也就不会只看在这几个小钱了。”他还给弟弟们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说服毛泽民同志放弃了家庭产业，和小弟弟毛泽覃一道来长沙读书，走向了革命。他们来长沙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是革命的一家，幸福的一家。小兄弟除读书外，还经常去都正街青年图书馆帮助杨开慧同志办理读者借阅手续。

在中共湘区党委的同志中，易礼容同志在这里住得比较久。毛主席住在厅堂的东首，易住在西边；他们朝夕相处，除了从事党的革命活动外，也还相与散步于清水塘的附近。易老说，毛主席的日常生活，除学习和锻炼身体外，喜欢在室外漫步，特别喜欢观火，赞美火的光明和威力。每当听到长沙城内有火警时，必叫易同出屋外，登上东面丘陵观看。有一次大火时，他一面观火，一面说：“火可以造福于人，也可酿成祸害。你看，这不是水火无情，生民遭殃吗？不知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他是很关心人民疾苦的。

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长沙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反动政府也加紧布置镇压。一九二三年春，湖南劳工会发动了长沙纺织工人罢工，军阀赵恒惕捕杀了劳工会的首领黄爱、庞人铨（二人原为无政府主义者，经毛主席长期工作，转向了马

克思主义；黄爱并已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并准备对共产党人动手。一天，正当赵恒惕派枪兵往清水塘出发捕人的时候，有地下党同志飞奔前来给毛主席报讯。就在枪兵快要到达清水塘前门的千钧一发之时，毛主席从后面翻墙而出，脱险了。

毛主席离开了长沙，被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杨开慧同志一家也就搬出了清水塘。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清水塘，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前面的菜畦没有了，两口清水塘没有了，柳树也没有了。它变成了长沙汽车东站的停车场和一块中间有个小水池（清水塘的遗迹）的荒坪，不过这里的地名仍叫清水塘。毛主席住过的这栋房屋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只头门从东向改为南向，移到了南面围墙的正中处。这里不远处有一条南北向的马路原是军用马路，路旁修建了许多商店和住宅，地名叫军路侧。那些房子离这里约五十公尺，与这栋房屋是不相连的。解放后，这里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管，经过修理开放，人们才知道是毛主席住过和湘区党委所在的革命纪念地。现在纪念馆内所陈列的桌、椅、床凳等家具摆设，都是按毛主席住家时的原貌复制陈列的。

毛主席在清水塘的岁月，是峥嵘的岁月。他和湘区党委许多战友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披荆斩棘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开辟了前途，奠定了基础。他和杨开慧同志住在这里，志同道合，豪情满怀，夫唱妇随，为革命事业操劳，也享受着不同流俗的革命家庭乐趣；他对清水塘的感情是至深的，难忘的。毛主席怀念清水塘的遗作有《贺新郎》一词，我们读了它受到很深的教益，也更加深了对他的缅怀敬仰之情。

滕代远在长沙近郊区的几次脱险

一九二六年夏至一九二八年元月，农民运动的领袖滕代远活跃在长沙近郊区，带领农民起来革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的命。"马日事变"后，他一方面将农协转入地下开展斗争，一方面秘密组织农民复仇大队，打击敌人，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人民热烈拥护他，可敌人听到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对他刻骨仇恨。敌人出动大批人马搜捕他，还张贴通辑令悬赏捉拿他。可他沉着应变，以各种不同的身份食宿在群众中，行踪不定，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我们所知道的就有六次。

第一次。"马日事变"的先一天，中共近郊区委的负责同志已听到了一些风声。五月二十一日，区委在韭菜园机关里开会，分析当时的形势，讨论应变措施。不料刚一散会，就被许克祥的反动军队包围了。敌人架着机枪往里冲，滕代远见势，即指挥大家撤退，自己翻墙逃走。

第二次。"马日事变"后的几天，滕代远正在枫树岸子（今雨花乡红旗村）长塘里桔子园易果生家里，突然叛徒任暮尧领一班枪兵前来搜捕。滕正与易谈工作，来不及躲避，便急中生智，立即上床盘腿，放下帐子，双手持枪，严阵以待。任暮尧在易家转了一圈，未发现踪迹，便凶狠地问："床上是谁？"易果生镇定地说："我叔叔，病几天了。"

任暮尧怕惹病，不敢近前，领兵走了，滕脱险为安。

第三次。滕代远、易正超、汪庆余等正在枫树岸子易八爹家以打牌为掩护研究工作。任暮尧带领团防局侦缉队又来抓人，一开始就围了屋。滕等人溜进后屋猪栏下阴暗的池里，用猪粪草盖住头顶，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第四次。攻打九峰镇团防局后，心狠手毒的团防局局长严寿成，为了泄恨，带领国民党士兵、团防局枪兵一百多人，直扑邬家庄，要捉拿滕代远、黎桂福、龙子安等人。滕闻讯忙躲在邬家庄秘书李申容家的夹墙逃脱。

第五次。六月初，叛徒带着大队人马又来枫树岸子捕捉滕代远。正在易果生家商议事情的滕代远闻讯后，立即换上易果生父亲的衣服，从壁上取顶破草帽戴上，腰系鱼篓，装着捉鳝鱼的农民，弓着腰从熊家的稻田里从容地避开了敌人。

第六次，领导大托、洞井、白田铺一带的农军攻打九峰镇团防局的李海双，原农民协会南路十三团总团长，被敌人抓去坐了三年半牢。在他被关押期间，有一次，滕跟着李海双的儿子李向荣去探监，与李海双谈了十来分钟就走了。这事敌人很快发觉了，就拿起枪跟着追，机智的滕代远又一次甩开了敌人。

滕代远在这期间，象这样冒着生命危险领导近郊农民坚持斗争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艰苦的日子，残酷的斗争，不仅显示了我们这位农民领袖的胆略和才识，也锻炼了近郊农民革命的斗志。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把革命的烈火烧遍全郊。

（郊委党史办供稿）

近郊农民复仇队

三次袭击九峰镇团防局

大革命失败了，农民协会被迫解散，农军扑长沙城也失利，国民党的反动气焰顿时又嚣张起来。他们与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互相勾结，一个充满血腥气味、肮脏透顶的反共团防局在九峰镇（今大托乡九峰村）大打出手了，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笼罩着近郊区，但是，真正的革命者无所畏惧。在近郊区农协委员长滕代远的领导下，农协会员们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复仇队，与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说："敌人搞白色恐怖，我们就搞红色清乡。"他们计划夺取敌人枪枝，充实自己武装力量，用以克敌制胜，曾三次攻打九峰镇团防局。

第一次。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夜晚，共产党员龙子安，接受了滕代远和易正超的指派，带领了几个队员，悄悄摸到九峰镇团防局。他们翻墙进院，凿壁入室，正待取枪外运时，被值班的团丁发觉。在一阵乱喊捉贼声中，队员们只得退出狼窝。

复仇的烈火并没有因第一次的失败而熄灭。复仇队员们决定再次作战斗准备：汪庆余去浏阳买来鞭炮，易正超在长沙北门做好了土地雷，并要易雨田装扮成上次偷九峰镇团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局枪枝被抓获的"盗贼"。一切就绪了。古历七月初的一个夜晚，复仇队员和农协会员共三百多人，一个个背着梭标、竹杪，赶到麻子坡（今赤岗冲）集合。滕代远作了战前动员，公布了行动计划。大家歃血为盟，喝雄鸡血酒，发誓战斗到底。午夜一点多，领队的黎桂福"押"着"盗贼"，从麻子坡出发了。他们经石马铺、井湾子，约摸两三点钟光景，队伍开到了九峰镇杨家祠堂。由于和靖团杨新阶之子杨菊生告了密，敌人早有戒备。当队伍进到离祠堂百来米时，敌人开枪了。大多数队员没见过这场面，吓得往回跑。剩下的二三十个队员冲到祠堂后的壕基下，向后屋甩地雷，但屋中静悄悄的。有七、八个队员摸到寝室，用手电一照，床上空荡荡的，一支枪也没有，他们被团丁们包围了。黎桂福沉着指挥撤退，不幸腿部受了重伤。易雨田不幸被捕牺牲。夺枪的计划又没有实现。

后来，大圹、洞井、白田铺一带的农军在李海双的带领下，进行了第三次攻打九峰镇团防局的战斗。这次是采用硬攻的办法，包围团防局，用大鞭炮、三眼铳和少数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但由于人多枪少，也没有取得胜利。

农军三次袭击九峰镇团防局，顽强勇敢，斗志坚决，经起了严酷的考验，其精神实在可敬可佩。虽然，他们没有缴获敌人的枪枝，但也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嚣张的气势。他们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在实践中探索着对敌斗争的正确道路，为以后夺取胜利总结了经验。应该充分肯定：他们这几次战斗，在近郊区农运史上，展现了光辉的一页。

（郊委党史办供稿）

靳江河武工队

郊委统战部　于绍颐

解放前夕，在长沙市郊区岳麓山下的靳江河畔，有一支地下武装组织——靳江河武工队。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革命宣传；缴获、夺取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势力的枪支弹药，收剪敌人的电话线，打击敌人。他们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人民群众安全，为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靳江河位于岳麓山东南方，桔子洲头上游，是通往坪塘、九江的必经之路，也是渡过湘江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一九四九年四月，当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解放了反革命统治的中心南京，蒋家王朝临近彻底覆灭时，一批又一批退逃的国民党匪军来到靳江河，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情况十分严重。正在这时，中共长沙县委书记刘建安同志指派梅溪区区委书记孔福生和区委委员杨东泽俩同志来到靳江河，会同靳江区区委书记吴福成同志商议，为了掩护我地下活动，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治安，决定成立一支武装组织，取名为“靳江河武工队”。

一九四九年五月，该队在靳江河林家台子谭松同志家举行组建会议，吴福成同志宣布“靳江河武工队”正式成立。

靳江区第四支部书记刘致贵同志任靳江河武工队队长，吴福成同志任指导员。武工队共有成员二十多人，分成两个班。刘秉坤同志任武工队副队长兼一班班长，刘金亮同志任二班班长。队员以农民为主，并有少数居民。地下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个个苦大仇深，对国民党恨之入骨，是一支勇敢的地方部队。

当时国民党七十三军驻扎在靳江河、杜家塘、左家垅、金牛岭一带。区委统一部署：采取政治攻势，要在同一晚上，把标语贴到敌人鼻子下，即沿湘江河西岸，从南到北三十余里各个要道。任务十分艰巨。地下党员、武工队副队长刘秉坤同志当晚冒着大雨，抄小路悄悄地往伪通讯班驻地宋家茶铺走去，不料被敌人哨兵发觉。"什么人，干什么的？"刘秉坤机警地答道："老百姓，到保长家有事。"敌兵听说是找保长的，就没再追问了。过了岗哨，他把随身带的浆糊往壁上一涂，将一张写有"解放军近日抵长，长沙要解放了，国民党很快完蛋了"的标语，迅速张贴在宋家茶铺的墙壁上。

第二天吃过早饭，群众围在宋家茶铺前面看标语，刘秉坤在其中大声地读着，大家高兴地议论：解放军就要来了，国民党的日子不长了。

同一晚上，在靳江河、赵子港、左家垅、涞湾镇、银盆岭、三汊机、金牛岭、学士桥、坪塘、车塘河、象鼻嘴等十多处，都有武工队队员去贴这样的标语。伪七十三军在武工队的政治宣传攻势下，吓得连夜集合部队往邵阳方向逃跑，敌通讯班的电线也来不及收拾。敌人丢下电缆线三、四箩筐，子弹五百多发，武工队第一次行动就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九年七月，武工队开展了收缴武器弹药的活动。

武工队派出情报员谭海云和周友余两同志到敌人内部进行侦察，发现哪里有枪弹就想方设计去夺取。有一天，谭海云前来报告：在杜家塘祠堂的伪第三十四师仓库，只有一个叫胡疯子的保管员看守。胡疯子是一个酒鬼，十分好酒，总是一喝就醉。听到这个情报，刘队长想出了一个夺枪的妙计。

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刘秉坤、周明亮两同志，一人提着酒，一人拿着一大包点心，往杜家塘仓库门前走去。胡疯子一见有人提着酒，馋得要命，连忙从传达室窜出来要酒喝。刘秉坤、周明亮见中了圈套，心里暗暗高兴。于是跟着胡疯子进入传达室里，三人一同喝起酒来。胡疯子一个劲地喝，他俩一个劲地敬，直喝到晚上十点多钟。这边在陪胡疯子喝酒，那边有刘致贵、刘桂华趁机翻进围墙，撬开了仓库门，敌人已把大批的武器弹药转移了，仓库里只剩下十一支三八式步枪，两百多发子弹。待这些枪弹转走，胡疯子已醉成狗似地睡在地上。天明了，胡疯子酒醒，发现仓库门撬开，枪弹全空，断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也吓得丢下仓库，随军跑了。事后，刘队长风趣地说："我们只损失了两瓶酒，一包点心，换来了这些枪和子弹，真是合算啊！"

七月的一天，谭海云又侦得一个可靠情报：岳麓中学校长罗东厚已逃跑。逃走前，把十三条步枪交给了左家垅保队副张长风保管。刘致贵和吴福成商量后，决定集中力量把这批步枪夺过来。他们带领二十多个威武的武工队员，到保队副张长风家，好言劝说，交出藏枪。开始，张长风十分狡滑，说家里没有藏枪，可以搜查。武工队员见这家伙顽固，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刘致贵把张长风带到山上，警告地说："我们早已知道罗东厚的枪交给你了，你要老实点交出来。

如果抗拒，今天就毙了你。”张长风听了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说出了藏枪的地方。这批枪支被全部缴获。

在收缴枪支弹药的过程中，武工队长单枪匹马夺了伪乡长、中统特务廖梅生的一支手枪；队员们先后六次缴获国民党地方武装三十余支枪和大批子弹，以及五十多套伪军服装。后来，武工队员每人有枪弹，全部武装起来了。

七月下旬，伪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司令蒋伏生跟随王杰窜到邵阳，派飞机在长沙丢下反革命传单，用以恐吓共产党和人民，反动传单的内容是：命令国民党散兵归队，谁带一个排归队奖光洋一百二十元，带一条枪归队者奖光洋十二元。妄图集中兵力进行垂死挣扎。当时，湖南程潜、陈明仁将军暂未起义，形势紧张。在这紧急关头，我靳江区委在曾家坡（今岳麓渔场）桔园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支部发动全区二百多党员积极行动起来，向群众进行宣传，并教育群众作好思想准备，警惕敌人反扑，到时候武工队员们也决心抛家别子与解放军一道向顽敌斗争到底。刘致贵更充满胜利信心，引出孔福生同志在梨梨搞地下工作时的一首打油诗：“离开陶公庙，别了明道乡；革命不胜利，永不回故乡”。接着朗诵了自己编的：“坚持游击战，抢登岳麓山，长沙不解放，永不下战场”的打油诗。他们将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正宣布湖南和平解放。

解放后，长沙县人民武装部将这支地下武装收编为长沙县第三区人民政府基干队，刘致贵同志先后任基干队分队长、三中队队长。吴福成同志先后任基干队、三中队指导员。这支队伍又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义胆忠心龙子安

区政协委员　涂华生

龙子安生于一九〇六年，家住长沙南郊邹家庄（今属南区红旗开发区），是个泥瓦匠。他生得体格魁伟，力大过人。从小习武，功夫高超。由于他从小靠做工为生，受欺侮、受剥削，日子苦不堪言。因此，他对旧社会和剥削制度极为痛恨。一九二六年十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长沙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滕代远同志的警卫员，曾参加过多次重大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九月，郊区农民复仇队组织三百余人攻打九峰镇，因走漏消息，战斗失利。但大部分复仇队员仍积极进行地下活动。伪九峰镇团防局局长严寿成是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的有名刽子手。他借助国民党军队的势力，天天带人清乡，搜捕共产党员，作为对农民复仇队攻打九峰镇团防局的报复。

十月的一天，严寿成听说滕代远、龙子安等人藏在邹家庄，马上率领一百多名反动军队和团防局枪兵，悄悄包围了邹家庄。滕代远、龙子安等人得到消息，赶快分头躲进农协干部李申容家的夹墙里。严寿成指挥人马把邹家庄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滕代远和龙子安。诡计多端的严寿成不肯罢休，叫人拆墙、挖地洞，终于找到了龙子安。严寿成知道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